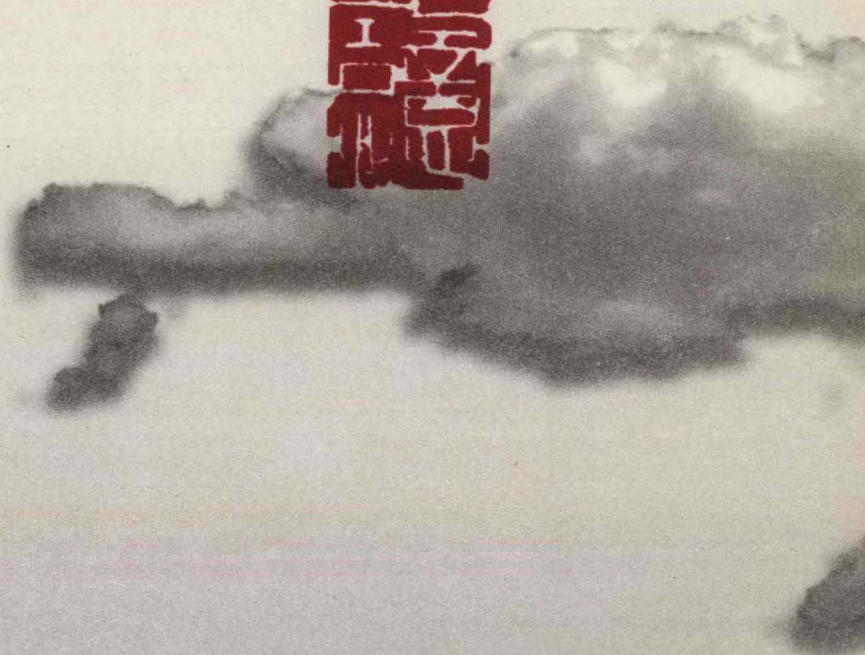




的
記
憶

海峡文艺出版社

張氏藏書



Blank page with faint horizontal line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的记忆/禾源著, —福州: 海峡文艺出版社,
2006

(长淮作家文丛/许俊文主编)

ISBN 7-80719-010-8

I. 风… II. 禾… III. 散文—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30130 号

风的记忆

作者: 禾源

责任编辑: 陈小培

出版发行: 海峡文艺出版社

社址: 福州市东水路 76 号 14 层

印刷: 蚌埠市广福达彩印工艺公司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 170 千字

印张: 8.1

版次: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0719-010-8/I·010

总定价: 168.00 元 (本册定价: 23.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寄承印厂调换

序

天热好读书，特别适合读一些轻松的书。轻松的书一如微风，尽管那凉意是轻许了些，但毕竟可以去燥，可以清心。恰在此时，禾源先生寄来了他的散文集《风的记忆》，冒暑细读，似有丝丝凉风起于书页间，使人心仪。

散文贵在性情，它多半与我们的灵魂诉求与审美情趣有关。一篇好的散文，它应能析出我们内心世界的真实图景，折射我们被世俗尘埃所遮蔽的真实性情，让读者能够触摸到作者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用意。唯此，只有那些曾被我们的灵魂关照过的事物，才有资格进入散文。禾源似乎深解其意，因而他笔下的故乡、人物、农事，哪怕是一棵老树，一座山丘，一阵扑朔迷离的风，或是一声不经意的叹息，都曾经被他真切地感知过，并在他的记忆里留下或深或浅的痕迹，或浓或淡的色彩。

禾源将他的散文集冠名为《风的记忆》，是颇耐人寻味的。风是无形而易逝的，它比流水更难以捕捉和把握。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人生的许多经历却都是在风中完成的，吹来吹去的风，不停地带给我们一些什么，转而又带走一些什么，最后能够在风中留下的，便

是像草籽一样的生活,落地生根,成为我们无法摆脱的宿命,同时也成为我们心灵的收藏和永久的记忆。禾源生长在闽东北山区农村,他就像那块土地上的一株风中之草,生活在许许多多的草中间,感知土地,感知同类,感知风。《草民的路》是一篇意蕴深厚之作,作者借草来状摹故乡百姓的命运,其中虽然带有宿命的味道,但那是他们必然的选择,也是唯一的选择。草民就像卑微的草籽一样,“风总是把草籽吹到有草的地方”,他们在岁月之风的吹拂下,默默地生长着,繁衍着,忧伤着,也快乐着。季节的轮回使草绿了枯,枯了又绿,于是“几百年下来,村子里的人像蔓延的草,越长越多。”他们一代又一代沿袭着差不多相同的命运,以草的方式活着,或者说就活在草中间,直至无情的岁月使他们“握不住一把草的时候,可就要折了。折了就直了,直了可就要归西了。”尽管如此,“他们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都朝着那草摆的方向。”读着这样的散文,你会从风与草的镜象中,感悟到渺小与伟大、短暂与永恒的奥义。

在《风的记忆》这篇作品中,作者似乎把风喻为另一种更隐秘的东西。一个四百多年的小山村,犹如一粒来自天涯的草籽,在风中落地生根,也许起初根底太浅,“一阵风吹来,似乎整个村子都会摆动,像是挂在那的。但这一挂倒挂得挺牢。”原来早年被风吹到这个村子的那对夫妇,种树为丁,掘井为卯,结果把村子给挂住了,随着树长大了,根深了,村里的水井多了,风就再也吹不走它了。这使我们想到了那个古老的词:血脉。其实血脉又何尝不是风呢?这几万岁的风,从何处来?又向何处去?现在的风还是那源头的风吗?这是一个痛苦的设问。如今,那首传唱了几百年的儿歌虽然还在村子里流传,肯定还将继续流传下去,但是风却把人们吹得越来越远了,诚如村人所言,“一代亲,二代表,三代了。”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事实。“亲情就如那弯弯的山道连着的一坡一坡的山村。相对于风,有道

是远亲不如近邻了。”于是作者感悟到，血脉固然有着它的永恒性，但是它也有着难以描拟的变迁，“相对于时间的长河，大概小山村也是一阵风吧”。

时下，散文作品汗牛充栋，但流弊也是显而易见的。君不见，散文似乎与生活渐行渐远，与真情渐行渐远，许多作者靠玩弄文字游戏来维持自己的写作，他们常常以娴熟的“勾兑”技巧，用可怜的“一勺”之情，去渲染大海的壮阔，用狭隘的“一孔”之见，去状摹天空的高远；或是躲在书斋的“螺蛳壳”里，津津乐道于风花雪月、故纸旧闻，散文在这些人的心中、笔下，委实成了美艳如花的高级玩偶。鄙人以为，散文的“通灵宝玉”是真情，散文的“根脉”是生活，散文的“温床”是心灵，而文字只是散文的“表情”。只是而已。禾源的散文，无论是记事、写人还是抒情，皆源于自己真实的生活体验和生命感受，毫无虚伪之情，更无吊诡之意，因而，将其作品称之为心灵的真实写照，性情的自然抒发并不过分。在这个集里，作者写的最多也最为精彩的事物除了风和草，就是树。这些树，不仅有故事，有伦理，还有魂有义有血性，它们是村庄的一部分，是沧桑世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禾源爱树，惜树，敬畏树，他从村口那棵遭雷殛而缺损了一半的树，仿佛看见了山村风水的外泄；由一棵倒在爷爷刀斧之下的树，联想到一种被剥夺的生命的尊严。在作者眼里，“我身上爷爷的血种是这一方山水树木的血型，这一方山水树木的汁液又是我爷爷的血种。每当我看见砍倒的树木流出的汁，就嗅出爷爷生命的气息。如今，我怕砍树就像怕杀死一只温顺的兔子一样。”作者对树木充满了悲悯和敬畏之情，对那方土地上的芸芸众生也同样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那个拂晓前冒雨择偏路悄悄从村庄出走的改嫁的二婶；那个守着一树的好葡萄，等着从他的生活中突然消失的女人回来吃的疯伯；那个为了家族的兴旺，用自己的足智多谋赢得一块风

水墓地的祖婆……这些人虽然命运多舛，虽然活得卑微，但是作者对他们却倾注了眷顾之情，怜悯之心。

散文对语言的要求很高，一篇好的散文，它的语言应当是美的，这其中包含着简约美、含蓄美、色彩美、音乐美。鲁迅的冷峻，朱自清的温软，周作人的平和，孙犁的洗练，都是由他们独特的语言创造的。值得一提的是，禾源有着自己的语言追求，简约，朴素，富有美感，常常以少少许胜多多许，且文字中流动着诗的情愫，蕴含着诗的意境，这是难能可贵的。禾源善于从生活中捕捉美妙的诗意，酿造醇美的诗情，并借助于诗歌的语言表现生活，抒发感情，从而使他的散文具有了诗的某种品质。作者笔下的春风是有味道的，“是咀嚼着草根的那一种。”（《来去春风》）；“清晨咩咩的叫，应声落下的是坡上草尖晶莹的露珠；傍晚咩咩唤归，随声而至的是袅袅炊烟。”（《“羊羊”之德》）；“秋月当头，水泊落英，村子便有了悠远的怀思”（《村中的秋魂》）……类似这种诗的语言，篇中俯拾皆是，这里不再枚举。

散文易写而难工，难就难在散中求聚，平中见奇，小中藏大，俗中寓雅。相信禾源先生在今后的散文创作中，会不断探索，写出更好的作品。

许德

2006年6月28日于淮畔珠城

目 录

序 许俊文

草民的路 1

稻草和女人 5

风的记忆 8

一棵枯死一半的树 12

来去春风 15

想做树的曾孙 18

乌鸦守着灵魂 22

村子娘老了 25

秋风中的秃枝 29

片片鹅毛 33

向秋风寄语 37

冬夜月暖 40

最美中秋来临时 43

日子的邮差 46

守望葡萄的疯伯 49

掏心给月 53

红豆,月亮的心 56

月亮船的港湾 58
 夏夜守候什么 61
 山里种着她的春天 64
 一百思念的溪 69
 春雨心情 72
 村中的秋魂 75
 顶着夏日的她 78
 她春可好 82
 雪花情根 85

春雨中拾到几瓣梅 88
 心中几片纸 91
 山路上斑驳的日光 95
 水根云枝雪是花 99
 梦里春风 102
 啥时回村子 105
 顿觉心雨 109
 残碎琴音 111
 三月家书 113
 秋风有点痛 117
 路边新冢 121

二婶改嫁 124

阿青哥 126

村弄一管箫 129

常被提起的乞丐 134

冬冬,你在哪个道上 138

乡村彩虹 143

渴了梦见雨 146

铁铺 148

残墙 150

碓房 152

水井 154

小杂货店 156

八仙桌 158

阿秀女红 160

孵出的记忆 164

出门啦,出门了 167

胡杨魂铸巴图鲁 172

都市轻烟 176

土包子 180

又见马戏 184

富足安康闹春节 187

“羊羊”之德 191

为文思之魂烧纸钱 194

感觉开封 196

洛阳城浮图了迎送 200

黄山行 204

寻觅周庄“莼鲈”味 208

因缘和合资国寺 212

水上佛寺大金湖 217

从崇溪到白水洋 220

我读鸳鸯溪 226

回村桥 230

风平浪静古城楼 233

梅园——天湖顶 237

飘飘榕须 240

石城 243

网络文友点评 248

后记 251

草民的路

太阳是天公，大地是地母，男人认得女人和草，太阳认得男人吗？

我熟识太阳，他总是让躺着的站立。太阳出来了，爷爷一阵咳，一把提起了我，太阳也就一把提起了乡村。

爷爷的双手能把我举起，坐到他的肩上，让我的眼光踩过一个个大人的头顶，看到前面的东西。于是我猜测着那能抓起乡村的太阳之手，一定能把我举到天空让目光成为天上的云，踩过山头，看到田里男人的来路，看他一路上是不是只带着女人来到这，或还带有金银财宝，或带着不可赦免的罪；看他和女人一起是骑着马，还是划着橹，是戴着草帽还是握着枪……可是，我追不上太阳，我追到山顶，他却到了另一座山上，总是隔一座山，永远追不上。

我无数次的伸手，无数次的注目，太阳总是圆溜溜的热切地看着我。原来他无数双的手留在了地母的身上。田里男人那双手能让女人痒得咯咯地笑，怪不得地母会痒得峰来山风，呼呼唱着四季；壑

唱流泉，哗啦啦响着八方。

太阳没把我举成天上的云，不能望尽天涯路，只好回到祖宗遗物的博物馆——老屋，敬仰着这里的一切，揣摩着女人和草与自己的关系。我像一只猎犬，把老屋当作密林左嗅右窜地捣腾着，叼出男人传下的锄、耙、刀、犁，草帽、芒鞋。没有一鞍一镞一剑，也没有一橹一桨一网。我握着锄，扶着耙，试试刀，摆弄着犁，再嗅嗅草帽芒鞋，倒在草地上，咬着酸涩的草味，对着太阳说：我的籍贯，长草的地方；家庭成份，草民；本人成份，草籽。

站在山顶，用太阳一样炽热的目光，抓住乡村的祠堂，像拔草一样提起，一条条的来阡去陌，如草的根丝裸露。用力抖动，其中最长的一条路，成了田里男人的脐带，从中原一直拖到这。当天夜里，男人搂着身边的女人说：“这里草木茂盛，土质一定肥沃，我们在这里下种，会像这里草一样生很多的孩子。”女人说：“这里能下种吗？”男人摸着女人说：“白天摸着绿草，也和你一样鲜嫩、鲜嫩，一定能下种，我的昼夜是一样的激动。”就这样他们嫁给这块生长着嫩草的山谷。

男人白天侍候着草，激动成了太阳，全身发热，恨不得咬尽啃光这鲜嫩的草。他大气呼呼，用锄耙当牙，又咬又啃。茎、叶、根，全身咬过，一片片的草像醉了，软软地躺在男人的脚下。男人带着征服者的余兴回到了女人的身边，一碗酒，也就醉躺在女人的身边。

又一茬鲜嫩的草长出了，男人的孩子也生了。山谷在长草，女人在生孩子，这里便有了村子。

草民多了，草就被侍候得越好，也就长得越来越鲜嫩了。娇嫩的

草尖会挂上闪亮的露珠，浅浅的绿意会浮出小孩脸上茸茸的毛。男人收起了那钝拙的锄，用手拦腰握着草。草，绿色的汁液滴滴撒到男人的手心，慢慢地渗到了男人的血脉里。男人迷恋过这纯洁，迷恋过这娇柔，他们害上了说梦话，生病了。女人知道，心病还须心药治，她们到四野去找那草，让男人服下，圆了男人的梦，病也就好了，村子里的女人因此结识了许多草。女人说：“男人和草一样地贱！”

女人的话，成了咒，草民的命真和草一样地贱。不论经过多少的灾荒，只要草不枯黄，就有草民。于是几百年来，村子里的人像蔓延的草，越长越多。

闹饥荒了，草根这瘦小的娘，挤下一滴滴汁，让草民用舌舔着，和太阳一同度日。闹瘟疫了，草根这不停的娘，焚枝熏烟、煮叶熬汤、捶根取髓，使尽全身的解数守护着草民。让他们在第二天太阳出来时能站起来，走到田野，在草的面前像小孩一样拉尿。

草民如草，在春与秋的相绞中，拧下了许多草结。村中的许多爷，年轻时总想与草热乎些，一回回弯腰，一回回贴近，把自己弯成了一张张弓。此时他们的手虽说还能摸到身边的女人，但再也伸不到草的身上。弯满的弓想再弯下握草，可就要折了，折了就直了，直了，可就是归西了。

也许是他们的手能摸到身边女人的缘故，他们不谈女人，总爱说草。我爷爷也是这样。见到我的父亲，总爱问：后山谷最后的一丘田草长得茂盛吗？这里耘田可要多花些力，要抓到草根。总爱说：雨天了不要锄草，等太阳大了锄，那时草才服帖。父亲不耐烦了，顶上一句：就你懂，是男人都懂！几个老人聚在一起，他们又说草了，大概

在家一样被顶，都说：孩子们是草萌的。长长叹了口气，拄起拐，像三只脚的怪物走到村口，看着风吹草摆的方向。

大概草摆的方向，就是人走过的方向。

我像一粒草籽被风吹到了城里，又在城里随意找了块土地，垒了一幢小屋，这时我的父亲也成了三只脚的怪物。

我把他接到家里，他说：这房子不错，向阳，也很开阔。可以看到田野的许多草。风总是把草籽吹到有草的地方吧。

一天早上我还没起来，就听到他喊我，声音不再像在村子时叫得那样威信，我听到的是村子里那头不会上山吃草的老黄牛哞叫，哀怨一阵袭来。惊慌中，我看见他滑倒在客厅，像背朝底的龟，一直翻不起来。我的泪如草的露珠，昨夜已经挂上一样，不小心滴下了。拉起他，他笑了笑说：要是在园地，我抓把草就会起来了。

在我上班的日子里，他总是坐在门前，像我爷一样，看着风吹的方向，看着草摆的方向。

天上太阳很大，父亲说要回村子，昨夜他梦到爷爷的墓长满了草。他要回去锄，太阳大，草服帖。

母亲接走了他，留下一袋草，有的可治感冒，有的可进补。我送他们回村，我看着眼前母亲和父亲的归路，又看到了男人和女人的来路，他们走的是同样的一条路，都朝着那草摆的方向。

大概草民都是这样走向那能长草的地方。

稻草和女人

庄稼人弯下腰用镰刀刈断水稻，收拾走扑打下来的谷粒，水稻一下子成了四野的稻草。

庄稼人弯下腰用臂弯搂紧姑娘，收拾走姑娘所有的羞涩，姑娘一下子成了男人的女人。

面对稻谷和女人，乡村里的人会说上一句很动情的话：我的命根！

我像咀嚼刚抽穗的稻谷一样，体味乡村人的那句话，生涩甘甜中渗出千年的鲜活。扛锄扶犁的，就是庄稼人，庄稼人的命当然就是庄稼。虽说庄稼一茬茬收割，但只要有人就有庄稼，而女人怀里的孩子就是下一代的庄稼人。

“稻草女人我的命根。”几次反复，我好像明白了一个道理：长在地里是命，长在女人身上的是根。

虽说稻草不能陪谷粒随嫁仓廩，可它还是庄稼人生命的一部分，大概就是太阳落山月亮当空的那一部分。睡着的男人成了稻草

的梦，稻草说着他们一夜夜的梦话：“有了粮就会有女人，就会有一切”，把鼾声打得很响。而躺在田野里的稻草又是男人的梦，男人枕着稻草，吸着烟，计算着要垛出多少担的稻谷，这样的稻草垛要堆上多少堆，才能换一个女人。

大概男人越不过这稻草垛，于是不管是有女人的，还是没女人的都一样，一把火点燃它。浓烟散尽，田野剩下的是一簇簇焦黑的稻草头，女人说：那是香炉中焚烧的残香梗，谢天谢地，来年会长更多的稻谷，孩子会长得更快！

春天总是赶在稻草头腐烂前一刻到来，让风带上腐烂的气息走到了村子。庄稼人闻到了这味儿，捏捏鼻子，记起仓里的粮是隔年的。说上一句：又要种田了，这命离不开土。春到了，就要种地，要不然女人会打着孩子说：“我的命根，看你这么懒，长大怎么养活你的女人？春挖一锄头，秋收一钵头，春躺一上午，丢头大牛牯，你知道吗？”

男人扛着锄，像扛上对冬天太阳和被窝的留恋，频频回首看着那坐在村弄边，撩起衣襟喂乳的女人，可女人对着孩子说：“懒虫！快点吸，太阳都三竹竿高了”，这话成了一根鞭抽了那扛锄头的男人。

男人双脚扎进田里，寒冷的风和冰冻的水，清醒了他。他踩着烂稻草，踩着去年踩下的脚窝，一句“我的命根！去年我怎么能把稻草头留得这么长？把田边这一脚踩得这么深？”男人就在这句话中记起了自己是个庄稼人，也就记起了一丘丘，一垄垄稻草来。

那一垄稻草头小的可怜，女人说：种的庄稼稀得如你脚上的毛，